

人间传奇 人间传奇 人间传奇 人间传奇



302
人 间 传 奇

《旅伴》丛书

叶维生 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印张 1 插页 185,000 字

1984 年 1 月 第 1 版 198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3,400 册

书号 10261·330 定价 0.89 元

目 次

爱搭火车的神犬	闻 翟编译	1
夜战母狮	艾 徐	20
渔船上的故事	李维颐编译	27
勇敢的比尔	于 良编译	31
墨西哥的斗牛	许必华 王春荣	34
勇猎章鱼	裘树平 马卫国编译	39
骑鱼飞行记	王北平编译	42
善于思索的獐	周国勇	46
水下观鲨	杨毓荣编译	49
在海岛深处的密林里	韩若萍编译	57
驯养东北虎	兰 安	68
九龙山“人熊”之谜	张若行	74
猎野牛	陈焕然	81
图唐卡门王陵	闻 翟	84
失落在丛林里	寰 裘	99
溯马拉尼翁河而上	汝 宁译	104
海上凯歌	李 兰	117
木筏横渡太平洋	张 元摘编	121
一个骗子出卖艾菲尔铁塔的故事	邓祚礼译	153

平安飞回.....	闻 翟	161
蓝钻石“希望”	吴 然编译	168
不祥之婚的城堡	邓祚礼译	172
在活火山喷火口里	马光宙译	179
“圣玛格里塔”号沉船上的珍宝.....	苏 光编	186
生死一线.....	闻 翟	191
最初的飞行.....	朱兆雪 陆峥嵘编译	196
海豚岛上的孤女	梁志刚编译	203
独胆英雄闯北极	安慧平编译	232
乘敞篷船的医生.....	文 渊	244
安达曼海上的流浪者	华 山编译	249
海上三百三十八天	刘 阳 朱 佳译	256
雪中	安 楠译	262
斗智赛	尤 斯	266
海上竞争	董雪官	271
在降落伞破裂的严重时刻.....	西 荻	280
古希腊铜雕.....	布 罗	286
编后记.....		302

它虽然沿铁路线都有朋友，
却只忠于一个人和一家人，每天
乘交通车到这一家去……

爱搭火车的神犬

闻 翟 编译

八月里的一天我初次看见它。

乍看之下，它实在是很不起眼的狗，个子不大，血统不明，茸茸的白毛上有赤褐色的斑块。它仰头嗅嗅，伸个懒腰，左右看看，象是要认清方向，然后走向公众饮水处，咕噜咕噜喝水。

我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不久就有两只带有乞求眼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说：“喂，你来做什么？”它从我的语调中知道我不嫌弃它，立刻蜷伏在桌下，打个呵欠，睡着了。我下班

时它还在睡。我坐火车到坎佩尼亚西方十五公里位于第勒尼安海岸岬角上的皮奥比诺镇的家中。

第二天我到车站时，它还在睡。但是醒来之后，跟我非常亲热，欢叫跳扑，很难使它安静下来。

它渐渐结交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所有对它有好感的人。因为它突然而来，象是电光一闪，我们就叫它“闪电”。

闪电在坎佩尼亚火车站的日常生活是看货车装货卸货，看信号员、邮务员、铁路警察和调车员工作。它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工作所在的售票处。我每天工作完毕乘火车回到皮奥比诺时，不让闪电跟我回家，总要费点唇舌。火车的自动门关闭，列车开驶离站后，闪电总要跟着火车跑好长一段路，知道赶不上了，才垂头丧气地回到车站。

我很愿意替它买一张特别票，带它回家去见见我妻米娜和四岁的女儿美娜。但是我不是它的法定主人，不能妄自这样做。闪电却自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正坐在车厢中眺望深秋黄昏的乡间景色，忽然发现它卧在我脚下。

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溜上来的？”我伸头向车廊中探望，看列车员不在廊中，就抓着狗脖子，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用两腿挡住，不让别人看见。

到了皮奥比诺之后，闪电跟我回到距车站只有一箭之遥的家去。我推开大门时，女儿就跑来迎接。她欣然欢叫：“这是小闪电！”对它亲热欢迎。

晚餐时闪电摇着尾巴，等待给它好东西吃，并且表示它感觉非常舒适自在。但是晚餐完毕后，闪电就开始望着门

口，一看到大门半开，就蹿出去，跑下台阶，跳过院墙，不见了。我在第二天到了坎佩尼亚才又看到它。原来它和经常来往的有票旅客一样，泰然自若地坐火车回到它选定的住所。

经 常 乘 客

这时，闪电已经知道我每天下午工作到九时结束，乘火车回皮奥比诺。它总在第四号站台上等我。看到我之后，它就摇尾巴，睁着大眼看我。我确知列车员看不到它时就做手势，它随即跳上车来，躲在座位下面，到达目的地后才出来，跟我回家。它在我家玩到十点半钟，然后自己跑到火车站，乘十时四十分的最后一班车回坎佩尼亚。

可是它的旅行并不限于晚间。这只忠实的狗每天上午乘七时二十分那班车离开坎佩尼亚，八时整到达我家，送我的女儿上幼儿园。送完之后，再乘火车回坎佩尼亚。十一时三十分又到皮奥比诺去，在幼儿园门口等美娜，送她回家。

闪电这个老练的旅客就这样弄熟了来往皮奥比诺的各班列车时刻表。

下午我在办公室内忙于工作时，闪电总是在它喜欢躺着的近热气管旁的地点睡觉。但是将近三时，它就会忽然醒来，伸耳细听，然后推开房门出去。十分钟后舔着嘴进来。小睡片刻，再照样出去一次。回来时又是一副得意的神气。

不过这次却倒头大睡好久。

有一天，我因为好奇，跟它出去一探究竟。闪电很快地走上一号站台，那时从都灵到罗马的特别快车进站了。它在列车旁直走到餐车处，站下来等候。我很惊异地看见一个厨师在厨房窗口中伸头含笑，丢几块肉和骨头给它。闪电吃完后就回到我的办公室来。

十分钟后，它又出去。这一次它走上二号站台，等从罗马到都灵的特别快车进站。它对着餐车的窗口叫，又有一个戴白帽子的厨师给它一顿好东西吃。

闪电诸般灵异的故事传得很快，成为整个铁路线上的话题。旅客纷纷询问坎佩尼亚站上的灵犬，对它的聪明事迹大为赞叹。他们找它，对它说话，把它摄入镜头。这只一度流浪无家的无名野狗居然发达了。

自 去 自 来

任何一只别的狗对生活定会觉得十分满意。闪电却不然，它可不是一只寻常的狗。

它感觉特别烦躁时就不在室内伏地小睡，却跑出去在站台上视察来往的客车。它跳上车厢的踏板，火车一开动，就跳回站台，目送列车离站。它难道是在计划什么新花样？

这时已是深冬。在站台上，旅客们穿着大衣等火车，不时搓手跺脚，保持温暖。闪电站在一旁，无动于衷地看着，等待罗马到热那亚的特别快车驶进第二号站台。列车到达后

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然后站上发出信号，列车离站。下车的旅客们拥向出口，第二号站台为之一空。

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就去找闪电，却不见踪影。这时我知道它上了火车走了。

我的脑海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到哪里去了？它跳上的那列直达车的第一个停车站是北方七十公里的来亨，然后是比萨、斯培西亚和热那亚。它怎能找到衔接的班车回坎佩尼亚呢？

我打电话到热那亚的沿线各站，请站上的同事注意查看。若干小时过去了。所有的答复都是一样：没有看见闪电。

那天晚上我的情绪不好。美娜问到闪电的时候，我总用别的问题岔开。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浴室中洗脸时，听到妻说：“闪电，下来！你知道你是不准跳上椅子的。”我赶快跑进厨房，不顾满嘴牙膏，口齿不清地说：“它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

妻答道：“和平时一样，八点钟就来了，在大门口等着送美娜到幼儿园去。这有什么奇怪？”

我生气地答道：“因为这位朋友昨天跳上火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又转过身来，用牙刷指着它说，“我不知道你用什么鬼办法跑回来的。”它伏在地上，口鼻紧贴着地板，恐惧地看着我，转动两只大眼，轻轻摇动尾巴。

旅行天才

我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一个人在电话中说：“你的狗今天一早就在契维达夫齐亚。要不要我们把它放在下一班车上送回？”

“谢谢你，不必费事。它要回来时自己会乘车回来的。”我又是一笑说道，“它不喜欢别人帮忙。”

这时差不多每天都有报告说闪电在这一站或那一站出现。它先是作短程旅行，然后分别访问了三百公里距离内差不多所有的火车站。

我看到它以有经验旅客的悠闲风度跳上热那亚到罗马的班车。几小时后，罗马来电话说它到了罗马。傍晚时，它从罗马到热那亚的班车上跳下来，伸伸懒腰，等列车离站后，和旅客们一同走过来，用鼻子推开我的办公室门，很高兴地大摇尾巴。然后又很快地分访各办公室，好象是告诉所有的人，它虽然到罗马一游，却一定回来。

这一切当然引起了站长、制动员、扳道员、铁路警察、餐室经理和管理报摊的那位太太的议论。没有一个人能够对闪电的旅行提出合理的解释。

它怎样总是能够找到正确的班车回到坎佩尼亚？有人认为它会看挂在车厢外面的车牌，例如“罗马至都灵”或“热那亚至罗马”。有的人认为它会计数，在扩音机报告下次班车离站时知道站台的号数。种种有趣的说法，无穷无尽。

铁路工作人员开玩笑，把过期的车票系在闪电的脖子上：单程票、来回票、星期票、月票，还有摹拟的通行证，上面写着“铁路神犬闪电专用的自由通行证”。闪电对这些极引以为傲，谁想把那些票拿掉，它就会汪汪怒吠。

我自己认为它起初远行回来，完全是偶然凑巧。后来它一定认识到要想回来，必须乘与去时方向相反的火车。但是闪电有时会从佛罗伦萨来的二等车上跳下来，那是衔接干线一个重要支线上的班车。又有时有报告说它到了次要的车站，这些又如何解释呢？它怎样知道其他的支线行车时刻呢？

有些铁路管理人员愿意马虎一点，不顾铁路的规则，睁眼闭眼，容许闪电违章旅行。其他的人员却不肯。他们并不是故意挑剔或捣乱。火车上有一只没有人管的狗是不安全的。如果咬了旅客，谁能说铁路人员可以不负责任？

因此时时有人注意它，闪电的行动较前困难。这只灵犬为求逃避人们的注意，时常偷偷地上车，躲在座下或是象偷渡客一样躲在厕所里。它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人们有时捉到它，从列车前面的车厢里把它赶下车，它会垂头丧气地下来，却又转眼跳上尾部的车厢。

闪电记得那些阻止它旅行的人。他们过来和它招呼时，它常会低声吼叫地走开。这就引起一些恶感。连体谅它的人也因别人的怂恿，开始阻止它登车。这时应该采取严厉手段了。为要防止闪电乱跑，我把它带回皮奥比诺去和我们住了一些时候。

放 逐 他 乡

我们照料它，关注它，和它玩，希望能使它忘却火车。我也叫皮奥比诺车站的铁路人员在看见它到火车站时不让他跳上到坎佩尼亚的火车。

我去上班时，闪电的时日过得很好。它担负起旧任务，陪送美娜上学，并在妻上街采买时跟她出去。它还在我们的红绒长椅上睡觉。

它也步行游遍皮奥比诺各地。它最喜欢的地点是全镇中有名的波维奥场。那地方位于岬角的顶端，对着西南方海中的厄尔巴岛。它每天在那里逗留几个小时，遥望着大海。

但闪电并没有忘掉坎佩尼亚火车站。坎佩尼亚火车站的人也都想念它。孩子们和旅客们也怀念它。餐车的厨师好久没有看到它在车窗外等候，大声抗议。

当我认为麻烦平息之后，就让步了。它一到了皮奥比诺火车站，就设法避开站上的人员，躲躲藏藏地走近列车，跳上去，没有人阻止它。列车开动之后，它自由了！

闪电回到坎佩尼亚之后，它和从前不同了。这一次的教训对它很有影响。它不再只是为随意旅行而上火车，只限于到皮奥比诺的必要之行。它每天如能只在不重要的短程支线上作两次短短的旅行，或可避免引起麻烦。

有一天天色阴沉，细雨恼人，闪电也烦躁不安。它在车站中走来走去，安定不下来。在第四号站台，午后三时四十

分到皮奥比诺的班车即将驶出。它在站员身旁跑过，上了火车。

闪电在坎佩尼亚与皮奥比诺之间的波普罗尼亚站很机械地跳下，等列车驶去。对面的站台上停着驶往相反方向的列车。闪电一听到站长吹哨警告司机准备开车时，就跑过轨道到驶向坎佩尼亚的列车去，想跳上车。可是它时间没把握得准，自动车门关闭时把它夹住，头和身子在门内，后腿和尾巴在门外。幸而车门的门边是厚橡皮，压力稍减，但可怜的它大叫得象是快要死了。

旅客们要帮闪电脱身，却不知如何下手。它自己也挤不进车门。幸而列车员急急跑来，向司机发出信号。火车很快地停住，车门打开，闪电砰然落地。它伸缩四腿，舔舔自己，察看是否肢体齐全，抬头看看大声欢笑的旅客们，赶快躲在最近的一个座位下面。

车厢的一角有个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身穿深灰色大衣，头戴缝有宽带的黑帽。他把警卫员召过去，低声问了几句话，然后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写字。

一个杂役对我说：“老板找你。”

我们的站长五十八岁，矮而胖，容貌整洁，服装讲究。他那种令人见而生畏的严肃气概，反映在他有条不紊的办公室中，书籍、档卷，全都整整齐齐，一丝不乱。

他对我说：“你一定要把那只狗送走，它不能再留在站上。不然我就要叫捉狗员来捉它。我可不愿意那样做。”

我和站上的其他人员商讨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决定以它来的方式把它送走；把它放在一列开往最远地方的火车上送走。

站上停有一列开到南方去的空车，沿途不停。后备制动员答应我，他将在很远的空旷地区、附近没有火车站的地方，把闪电放下去。

我们全在站台上送它走。闪电在货车中用乞求和伤痛的眼光看着我们。火车头鸣笛之后，我们关闭车门，火车开动了。我们默然目送，直到火车远去，成为天际的一个黑点。

两三天后，我看见那制动员从一列火车上下来。

他说：“我们遇到极坏的天气，在安齐峨和奈突诺之间停下，因为大风雨冲毁了一座桥。那只狗跳下去，跑到田里去了。”

我说：“那只有三百公里，只要几个小时，我们就会再看到它。”

我没有说错。闪电从罗马来的一列快车上跳下，向我们跑来。

傍晚时我们把闪电送上一列到那不勒斯的快车。但是这次我们采取了一切的可能预防措施。我们把它关在行李车的狗笼里，列车员答应到了那不勒斯之后把它放在到南方去的另一列快车上。

不 再 分 离

闪电被送走已有五个月了。我在伏案工作时仍会时或转

眼看它过去伏地睡觉的那一角落。我每天晚上回家后，美娜总是问道：“爸爸，它回来没有？”

“没有，美娜。可是它会回来的。”我在说谎。我还没勇气把实情告诉她。

冬天过去了。火车站旁园地上的杏花和桃花盛开了。燕子也回来，在空中飞来飞去戏春。

春光使人人都觉得高兴一点，但在车站上似乎缺少了什么。连站长也感自疚，有人谈到那只狗时他就掉头走开。

有一天，我的工作很忙，情绪很坏，忽然听到一阵喧哗。我还没有站起身来，一个同事推门冲进来，高声说道：“快出来看！”

我赶快出去。我面前站着一只极瘦的狗，慢慢摇着尾巴抬头看我，两只黑眼睛仍然发亮，却很疲倦，也极痛苦。样子简直半死不活。我非常激动，把它抱起来，低声喃喃说道：“闪电，亲爱的闪电！我再也不赶你走了。”

它似乎懂得我的话，一再舔我的脸。我把它放下来，擦掉忍不住流下来的眼泪。

每一个人都把手头的工作放下，赶出来欢迎它。站上满是一片欢笑的呼声：“闪电回来了！闪电回来了！”人们围着它。有人叫它的名字，有人摸它。

闪电觉得很高兴。然后人们让出路来，让站长走近。他俯身摸摸它，带着强加掩饰的激动情绪说道：“好好照料它，把身体养好。让它留在这里。”

我很兴奋地答道：“站长，我负责。”

有人看到闪电是从罗马来的火车上跳下来的。我的两眼简直不能离开它。我看出它走路有困难，爪垫肿裂，也有血迹。身上的毛过去又白又厚，现在脏得成深灰色，有些地方很稀薄，露出皮上的斑块。身体瘦成皮包骨，肋骨凸出，看来可怕。脖子伤肿，血液凝块很多。有人曾在它的脖子上系了一根铁丝颈圈，圈上荡着一小截绳子。

我把那铁丝颈圈剪断，把闪电抱进办公室，给它一碗热牛奶。它很高兴地吃，却吃得很慢，显然是咽下去很痛。它不时转头看我，高兴地摇尾巴。牛奶吃完了之后，它要出去。它一瘸一拐地走遍所有的办公室，对朋友们摇尾招呼。然后回来蜷卧在室中它喜欢的那一角落，沉沉大睡。

但是它睡得不踏实，身子常常发抖。我想：可怜的闪电，你一定吃了大苦！

我下班时它还在睡。我很高兴地吹着口哨走上到皮奥比诺的班车。妻和美娜在车站上接我。我一下火车，美娜就极高兴地叫道：“爸爸，它回来了，是不是？”当地的铁路人员告诉了她。

第二天上午在坎佩尼亚车站上，闪电看见我时想站却站不起来，只能摇尾巴。

一个信号员说：“它的身体情形很不好。我们没办法使它吃东西。”

那天晚上我带闪电回家。第二天，皮奥比诺的兽医说：“这只狗不但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而且染有肠炎。没有救了。它只有几个小时可活。”

回到家里，我们看到闪电很吃力地站起来，慢慢走到门口。我知道它要走，要乘火车回坎佩尼亚站。

我从车房里把汽车开出来。妻和美娜流着泪抱抚它，然后我驾车把它送到坎佩尼亚。我小心翼翼地在我的办公室内把它放下，摸摸它，泣不成声地说道：“再见，闪电，原谅我！”

关门前我掉头回顾，看到它眼中的感激眼光，感谢我最后一次把它带回到它的小天地。

翌日上午，我在火车上看夜班工作人员的脸色，心怀畏惧地期待不幸的消息。但是没有人说什么，所以我觉得略有希望。到了坎佩尼亚之后，我赶快走到办公室，心惊胆战地慢慢拉开房门。闪电站在那里等我。我赶快到食堂买了一碗热牛奶，它很快地吃光。危险可能过去了。

快车到站时，我们的疑惧终告消除。闪电一听到列车的声音，就竖起耳朵，走近餐车。我们跟它走过去，看到它吃一个厨师丢给它的一块肉，极感欢欣。

它得救了。昨晚的旅程不是它的最后旅程。它还要乘火车旅行很多公里，因为它还有许多人和许多东西要看。

闪电完全恢复健康之后，再度成为一只很好看的狗。它恢复了它的任性习惯，也当然继续它的旅行。它现在不再受人阻止，就到处乱跑，从这一列车跳下来，又转上另一列车。但是它并不疏忽它的责任。每天早晨它准时到我家来陪美娜上小学去。傍晚它又跟我乘火车到皮奥比诺。